

新聞評議會主任委員，釐訂規範，倡導自律，貢獻良多。茲聞溘逝軫悼殊深，應予明令褒揚，以表遺徽。」最後摘錄程滄波手撰「復旦大學誌」以供中外學人參閱：

附錄：

程滄波撰

## 復旦大學誌

——復旦復旦復旦，巍巍學府文章  
煥；學術獨立，思想自由，政羅教網無羈絆；無羈絆，前程遠，向前向前向前進展；復旦復旦復旦，日月光華同燦爛。

這是復旦大學的校歌。四十年來在復旦大學、附屬中學、實驗中學、及附屬小學，千百成群的男女學生口中高唱或低吟過。這一首校歌，在上海徐家匯、江灣的會堂中、在長江到廬山的水程中、在湘黔公路到四川的長征中、在貴陽、在重慶、在抗戰遷校的過程中，曾經千百成群的復旦同學引吭高歌。這一首校歌，在全國各地復旦同學會，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復旦同學會集會時，更是年年節節在多少復旦男女同學口中高唱著。這首校歌對復旦學生是含有偉大的感召力量。復旦大學的性質

，復旦大學的精神，在這首校歌中，完全可以表達出來。從這首校歌詞中，我們可以認識復旦不是近代中國的所謂「洋學堂」，而是一座東方古代學府的復興。更可以體會復旦也不是筮舊復古的「書院」，而是富具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座嶄新學府。在復旦遷校到重慶第一次舉行畢業典禮中，勝利後在江灣復校，我曾將校歌中，「學術獨立，思想自由，政羅教網無羈絆。」這三句話，反覆講述。復旦五十年的歷史，建築在這三個特點，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華。也就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分水嶺。五十年來受過復旦教育的人，都會唱這首校歌，也都能尊重校歌中這三句歌詞的意義。我們今天向社會介紹復旦大學，只須提出這首校歌，對復旦的精神形骸，不難窺見全貌。

復旦的創立，在前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。復旦創立的前二年，上海震旦學院因宗教課程發生學潮，當時震旦學院的創辦人兼校長為馬相伯先生，震旦的校地，完全由馬先生捐助。當時馬先生雖已脫離做神父，然與天主教關係甚深。宗教課程是當時法國教士與學生間爭執的一個焦點，因為一部分學生不滿強迫

接受宗教課程，因而發生學潮，至於散學。馬相伯先生雖為震旦的校長，但他是同情學生，並且極力維護學生。一部分學生因學潮而散學，馬先生也同時脫離震旦。震旦退學的學生，在馬先生領導勉勵之下，決定籌組一相等的學校，公推于右任、葉仲裕、沈步洲、張軼歐、王公俠等七人為籌備委員，但諸籌備委員中，不久沈步洲去歐洲、張軼歐去美、王公俠去比。實際負責的籌備人，只餘于右任、葉仲裕兩先生。一切就商於馬先生，中間奔走經營，達兩年之久，殆於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年八月開學。據于右任先生的回憶，復旦開辦時，葉仲裕先生奔走最力，因為葉先生是浙江望族，他的父親是當時河南省鄭州道。因為他的家世與社會關係，所以能在兩年中得著各方的助力，尤其得著當時兩江總督周馥准撥上海吳淞鎮提督行署為校址。使學校得以創設。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年開學以前，當時震旦退學同學回想退學時的痛苦，大家集議學校命名，于右任先生建議用「復旦」兩字，表示不忘「震旦」之舊，更含復興中華的意義。這一個建議，立時為全體同學所接受。校長馬相伯先生也是當時同學所推舉。當時學校編制

，依照前清高等學堂規則，定名為復旦公學。設文理二科，初期全體學生，共有一百餘人。由這一段事實，我們可以知道復旦的產生，是由於反抗——學術的不獨立，與反抗思想的不自由。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，是復旦先天的精神，為了脫離政治與宗教的羈絆而奮鬥，這又是先天的特性，此其一。復旦的創立，主體是學生；領導學生維護復旦學生為自由而奮鬥的，是自己老學校裏的校長，此其二。復旦第一任校長是學生推舉的，復旦初期創立，一切動力全在學生方面，復旦是革命的，復旦也是建設的。復旦的學生最富具反抗精神，也最富具服從精神。反抗強權的壓迫，服從真理的指導，此其三。這三種精神，五十年來始終貫注著每一個復旦學生，也構成今日在復旦同學方面流行的所謂「復旦精神」。

馬相伯先生從乙巳年任校長到丁未年（一九〇五—一九〇七），因事出國辭職，嚴復先生（又陵）繼任校長。時兩江總督端方奏准月撥二千元為經常費，改校長為監督，後張人駿任江督。復撥吳淞炮臺灣官地七十餘畝為校基，改任夏敬觀先生（劍丞）為監督。己酉（一九〇九年），

夏氏任江蘇提學使，由高鳳謙（夢旦）先生繼任監督，翌年庚戌（一九一〇年）高氏去職，馬相伯先生復任監督。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革命，因全校師生參加革命甚多，學校一度停頓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馬先生充任南京政府尹（即今日之首都市長）民國元年學校恢復，呈准南京臨時政府，撥補助金萬元，並由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先生批准立案，撥上海徐匯李公祠為校舍，仍公推馬先生為校長。旋馬先生因事出國，乃公推教務長李登輝先生繼任校長，並敦請王寵惠諸先生籌組校董會。民國六年，復旦公學改為大學，是時大學與附中學生共六百餘人。民國七年，設立復旦義務小學，李校長赴南洋募捐，在江灣購地預備築新校舍，民國九年十二月，江灣新校舍興工建築。越二年，民國十一年春，新校舍漸次落成，大學部遷入新校舍上課，李公祠留作附中校舍。民國十三年李校長再度赴南洋募捐，逾年歸國，設復旦實驗中學。民國十六年，實行男女同校；民國十八年依教育部大學規程，分設文、理、法、商四院。民國二十六年，文、理、法、商四院大學全體學生共二千餘人，校中建築計有課室、科學館、圖書館、

體育館、衛生處，及男女宿舍共計十餘處。八月抗戰軍興，學校移遷廬山，繼遷貴陽，最後到重慶。留滬一部分教職員學生被迫遷入舊公共租界赫德路租屋上課，李校長以老病留滬。民國二十八年馬相伯先生百齡大慶，馬先生留居越南諒山，同學會在重慶舉行盛大祝典。同年冬，馬先生在諒山病逝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改為國立，共設為文、理、法、商、農五個學院。北碚夏壩新校舍落成，李校長七十壽，同學會在新校舍慶祝。民國三十五年，復員回滬，夏季招生投考學生及六千餘人，錄取者僅十分之一，是為復旦投考學生最高的紀錄。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，李校長登輝先生病逝上海，享壽七十五歲。江灣復旦大學登輝堂舉行追悼會，各地同學來弔者逾千餘人。復旦大學前後畢業學生約在二萬餘人。同學組織遍全國各大都市，倫敦、巴黎、舊金山、檀香山、紐約、芝加哥、星加坡、香港等地均有分會。

由上面所述的復旦校史，我們可以知道復旦大學在民國十年以前，是精神優於物質，也可說是精神氣氛比較物質設備高強得多，因為復旦直到抗戰中期，纔改為國立。在復旦歷史上，幾乎有三十年的時

中間，是純粹一個私立學校。而且這一個私立學校，最初差不多是學生自己創辦。在政治及社會方面，極少有力的背景，在南京臨時政府一段極短的時期中，復旦稍為得著政府一點助力。其後二十餘年的生存發展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，因為經濟背景的薄弱，所以學校中的設備，始終簡陋，在上海徐家匯李公祠時代，那一座古老的祠堂，根本不適合做現代的大學校舍。在上海到過李公祠的人，大家都看見有一座戲臺，下面有一間較寬的場子，這是當時舊式建築中最講究的部分。復旦大學在這座戲臺與戲場的廳堂中，十餘年間，做飯廳、做禮堂。圖書儀器更是缺乏。但當時教員都是國內第一流的學者，如嚴又陵先生、王亮疇先生、李登輝先生、薛仙舟先生等，在民元到民十的一段期間中，都認真在學校教書。李登輝先生在大學中學教英文及邏輯與哲學等，有三十年沒有間斷。薛仙舟先生在復旦任課，直到民國十三年，合作運動的學說與實行，由復旦傳播到全國，完全是薛先生的力量，民元以後，二次革命失敗，國民黨內許多名流，常常到校中講演，有一個時期，胡展堂先生、戴季陶先生還擔任了特約講座的名義。

上海是東南各省通海最早的海岸商埠。論全中國租界的勢力，當然無過於上海。可是上海雖然在經濟上佔著全國的領導地位，而在文化上卻始終是相當落後。因為租界的文化是買辦的文化。上海的學校固然甚多，中國人自己辦的，最高的學校，自推南洋公學。但在前清末年，南洋公學便偏向實科發展。其隸屬系統，從郵傳部到交通部，始終是一個技術性專門學校。其餘的大學，多半是教會方面的。教會大學歷史最長者自推聖約翰大學。當時上海的大學，不是官立，便是教會學校，這兩種學校，其實力背景，都可以辦成很好的大學。復旦在它創立後三十年中，既不是官立，又不是教會學校。這一段的奮鬥，是不容易的。租界時期上海有兩個大學，似乎是聲勢頹頹的，一個是南洋公學，一個便是聖約翰大學。這在當時風靡東南的足球比賽，便可想見其盛況。復旦在性質方面是較近於聖約翰，因為南洋公學後來完全是一個技術工程的專門學校，而聖約翰是以文科著名的。復旦最初只有文理科，後來方加設商科。在民國十三年前，在上海認真讀文科的學生，其選擇只有聖約翰或復旦。這兩個學校平時互相轉學的學

生尤多，本人也是從聖約翰轉到復旦的一個。從自身的親歷，覺得聖約翰讀書實在認真，圖書儀器實在完備。而復旦的學生的活動精神與能力，確是驚人。復旦師生間的政治意識，實在開朗而發達，當時頗有識力過人的家長，曾經說過：最好送子弟先在聖約翰讀兩年或三年，再到復旦讀一年或兩年，然後到外國去留學。這種情形，復旦在抗戰中期漸漸改正過來，就是保持原有的學生活動與自動能力，而加緊功課。抗戰勝利後，幾乎已達到這一個目標。民國十三年以後，復旦在理科方面有長足的進展，尤其在生物物理方面的進步，其標準超出同等的國內大學。而商學院與文學院新聞學系畢業生之多密佈全國工商界各階層，或為外間不大注意一個事實。

復旦學生的活動，應該對學生自治會簡單一述。復旦學生會在南北各大學校中，真是一個大觀。學生會評議部與執行部，分別由各級學生選出。兩個部分，儼然如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兩大壁壘。學生會中有黨派，大會開會頻繁，開會時恰如議會，雙方的辯論甚為激烈，有時鬧到信任票。也有時執行部因政策不行，全體總辭

職。民國三十四年時，學生會開會時，每次的爭辯，是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雙方的鬥爭。學生會開會時的場面，並不比今天的立法院減色，我初從聖約翰轉到復旦，看見此種場面，真為之瞠目結舌，因為聖約翰開級會或開學生自治會，參加的人，全操英語，既少辯論，爭執亦不多。比起復旦學生會時，真刀真槍，一方如幼稚園，一方真是一個政治實驗所。五四運動時，北京學生被捕消息傳到上海，復旦學生會在晚間鳴鐘開緊急大會，其後五卅運動，及九一八後的學生請願運動，復旦都是主要動力。上海當時的學生運動中心，無疑在復旦，上海聯會首任會長，就是復旦的學生。從那時起，復旦開始有壁報、有合作社、有銀行；復旦學生的宿舍、膳食、運動等，始終是學生自己管理，學校很少來過問。後來學校中自己出版報紙，自己組織劇團，校報發行到各地，劇團到外埠去演劇，都是學生自己辦的。

抗戰開始後，江灣在火線中，「八一三」後便不能開學，當時校長李登輝先生已老病，副校長吳南軒率領大部學生，先到廬山，後來由廬山下來經湘西到貴陽，由貴陽再到重慶。這一段艱苦的經過，是

復旦校史上光榮的一頁。因為復旦當時還是一個私立學校，名義上有一個校董會，實際上經費籌措，大計決策，都靠幾個學校負責人。復旦初到重慶，在菜園壩幾間破屋，後遷到北碚，在一座破廟中足足住了三年。那一座破廟，同樣有一座戲臺，戲臺下面有一個場子，學校的禮堂飯廳，又是在戲臺下面活動，恢復李公祠時代的情景，復旦在抗戰中期改為國立，主要的原因是為著經費，當時許多校友對此改隸頗表懷疑，即在政府中，亦有人不主張把大學全歸國立。但當時的社會經濟，那有餘力維持一個大學，不得已而改為國立，主因是為經濟，這是一個事實。復旦改為國立後，學校氣質，是沒有改變，復旦學生依舊保持著獨立自由的傳統。復旦學生的獨立自由性格，是與學校的先天性有關係。復旦學生有其成敗觀念，復旦學生不做大官，發大財為成功。在每個復旦學生內心深處，都有一種討厭做官的觀念，記得做學生時，有一次畢業典禮，學校請一位滬海道尹來講演，曾引起學生的大不滿，而幾致質問學校當局，有一次同學會中有人介紹同學，先介紹官銜，全場嗤之以鼻，當時學生的心理，不是嫌道尹官

小，而根本上討厭做官的人。復旦學生頑強的獨立自由觀念，正與他們自己亂亂做同樣地蔚成風氣，復旦是在反抗意識中產生。復旦學生保持自己不同意的權利，似乎特別堅強。復旦大學在五十年中，不是有意製造許多「不合時宜」的人，這是不易解答的問題，在復旦前後十年擔任講席中，我始終強調獨立自由的學校傳統精神。復旦精神的發揚光大，也許能為國家多造就幾個瑰璋毅宏，特立獨行的人，為社會消除閹然媚世的風氣。（摘自中華大學誌）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四一二期第一〇九頁日籍作家榎本泰子目前執教於「日本同志『社』大學」，誤排為「日本同志『裕』大學」，特此更正，並請作者鑒諒。

△本期因稿擠，兼排校不及，吳建國、李天任、郭存孝、王志恒等諸位先生大作，留待下期隆重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